

# 澳門文學發展的時代印記

## ——2019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

趙 哲

**[摘要]** 2019年澳門文學迎來了收穫頗豐的一年，文學創作與各類出版物爭相面世，澳門文學的相關研究與會議研討不絕如縷，各種層次的文學獎評與文藝節慶如常開展，顯示出當下的澳門文學已形成獨有的自如姿態，而澳門文學研究也走向更有深度、更加專業、更具活力的發展階段。

**[關鍵詞]** 澳門 文學 2019年 研究概況 歷史回顧

### 一、澳門文學的歷史回望

2019年，有關澳門文學的研究中，從不同角度對澳門文學近幾十年來的歷程作出盤點式的回顧成為了本年度澳門文學研究的主流方式。澳門本土重量級刊物《澳門研究》在2019年第1期（總第92期）組織了“澳門文學研究三十年”專欄，回望過去三十年澳門文學整體的發展狀況。以“三十年”作為回顧的期限，是從1984年《澳門日報》舉辦的“港澳作家座談會”上與會者呼籲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開始的，將此作為澳門文學本土意識崛起的濫觴，正是依照了文學自身的發展，同時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莊重地回應。張堂錡教授作為此次“澳門文學研究三十年”專欄的特約編輯，其論文《澳門現代文學研究三十年——以出版專著為討論對象》以學術性、評論性的專著為研究對象，回顧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三十年間有關澳門文學研究的成果。他根據澳門文學發展階段的不同表現特徵，將這三十年劃分為開展期、蓬勃期、深化期三個階段，認為“1990年代是澳門文學創作發光發熱的時期，也是澳門文學研究豐收的階段”，在進入新世紀以後，澳門文學研究“宛如脫韁野馬，開始奮力飛奔，佳作迭出”，而“走過2000年代的蓬勃發展，邁入2010年代的澳門文學研究展現了更為深化且生動的格局，也開啟了更多文學評論想像的空間”。<sup>①</sup>該文通過系統、深入且細緻地梳理，肯定了三十年間澳門文學研究的成就，“概論式的教材編寫逐漸被專題專論的著作取代，研究視角更活潑，理論工具更開放，史料意識更凸顯，

**作者簡介：**趙哲，徐州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徐州 221018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當代香港文學跨界現象研究”（編號20FZWB063）、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媒介融合與當代江蘇文學跨界互動研究”（編號2020JSA1089）的研究成果。

① 張堂錡：《澳門現代文學研究三十年——以出版專著為討論對象》，《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1期，第8、10、13頁。

議題開發更多元，凡此種種，都支撐起了澳門文學研究的新天地”。<sup>①</sup>

呂志鵬博士以20世紀80年代以前、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新世代四個階段勾勒出澳門新詩研究與發展走過的歷史軌跡，系統而翔實地分析了澳門新詩（尤其是近三十年來）的發展狀況，認為雖然20世紀30、40年代新詩的發表園地還較為零散，創作主題的深度與廣度也不盡如人意，“但亦無阻其作為萌芽期和研究存在的明證”。<sup>②</sup>直到80年代澳門的新詩研究才開始漸入佳境，“無論數量、品質都較前期為高，並且由過去功能性為主導以及國家話語為體系的研究結構轉移到藝術探索本身，直至九十年代，新詩研究的焦點更為多元，且十分強調辯證，無論是現代和後現代主義，抑或新生代斷代等等都無不揭示着這種特點，最後是新時代的新詩研究已更加趨向成熟，且已系統地進入到學院派的研究視野，不少的碩士和博士的論文主題亦圍繞着澳門新詩的規律和現狀進行分析”。<sup>③</sup>余少君博士從宏觀的文學史論述視角、微觀的作品討論兩種角度回顧了澳門華文小說近三十年的情況，並認為後者的研究體量有待加強，“小說文本的研究不足，也反映了文學評論的不足。從筆者的整理之下，研究作品看似不少，然而具有理論性或系統性的討論仍是欠缺。例如，以討論作者的寫作動機，乃至與社會的關連性方面的研究，筆者認為還有待加強”。<sup>④</sup>留婷婷則以文獻回顧為經，學術觀察、倡議與對話為緯，將過往三十年的澳門散文研究分為“史論”、“專論”及“書評”三類分別進行梳理，史論即澳門散文史的鉤沉，僅有始於20世紀50年代、終於20世紀90年代的一家之言；專論學術論文，量體與篇目總體數量不大，主要是圍繞“女性書寫”與“報紙副刊”兩個方向而展開的；書評為數最多，擁有大眾、自由、彈性等表徵，既與散文創作聲息相通，也體現出散文體例對澳門報刊生態的依存關係。“在澳門散文研究過往三十年的回顧歷程中，我們看見了以廖子馨為始、為代表、為高峰，卻也以之為終的史論部分的後繼無人。我們看見了大眾書評一度引領的‘主流’風潮、對問題意識的敏銳自覺，以及在艱難中持續發展的局面，卻看不見學院研究者對此的關注和反思。同樣地，我們雖看見了專論議題的聚焦與思辯的深入，卻尚未讀到有關1980年代以前散文創作的論述，也無法得知《澳門日報》副刊以外的文學場域與作品產出狀況，更難以窺得相對於女性作家群的男性散文創作者，其整體面貌、風格與美學特徵究竟為何。報社的茁壯與一家獨大，框限了寫作者的可能；對於特定議題的大量而重複的關注，則框限了研究者的可能。與此同時，寫作者的框架是外加的，若不改變單聲道的貧瘠現況，便無有掙脫的契機”。<sup>⑤</sup>可見作者對澳門散文研究領域的空白地帶與發展前景作出了較為深刻的思考。

本年度內地學界有關澳門文學的研究則多從“澳門回歸二十年”這一史實出發，顯示了文學發展與時代背景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劉靜瑤、戴瑤琴的論文《從資料分析看澳門文學研究二十年（1999—2019）》值得關注，該文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以“澳門文學”為主題詞從文獻量較豐富的CNKI資料庫進行檢索和人工篩查，以高頻詞形式重新展現了一幅澳門文學二十年研究概況

① 張堂錡：《澳門現代文學研究三十年——以出版專著為討論對象》，《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1期，第13頁。

② 呂志鵬：《澳門新詩研究軌跡》，《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1期，第17頁。

③ 呂志鵬：《澳門新詩研究軌跡》，《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1期，第17頁。

④ 余少君：《澳門華文小說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反思》，《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1期，第40頁。

⑤ 留婷婷：《框框內外——澳門現代散文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對話》，《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1期，第52頁。

的新圖景。作者基於數據分析，總結並釋義與澳門文學研究相關的幾類高頻詞語。例如針對“土生文學”、“土生葡人”這兩個澳門文學研究二十年間的高頻詞彙，作者認為兩者的出現“論證了澳門的歷史性、地域性與跨文化性，其高頻次則證實了地域文化與文學書寫的關係成為澳門文學的基本的研究視角”；<sup>①</sup>認為“詩歌”、“詩人”、“小說”、“小說創作”這類高頻詞的出現，反映了澳門文學研究最為核心的方面，以及詩歌在澳門文學中的地位；通過“文藝刊物”、“文學藝術刊物”、“《文化雜誌》”等高頻詞可以管窺澳門文學副刊化現狀。除了研究領域，論文還把澳門文學研究的特點、方法和視角一併納入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引人深思，作者針對澳門文學的生產、傳播途徑與文學雜誌及文學副刊的共生關係，提出澳門文化生態研究新視角的可能性。面對澳門文學“理論滯後於創作，呈現出偶發性、階段性、間歇性的研究特點”，<sup>②</sup>作者呼籲學界關注澳門文學的生存發展與文化生態相適應、相融合的問題，其實該問題並不局限於澳門文學一隅，應是關乎整個傳統文學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問題，也是當下文學研究者繞不過的話題。

朱壽桐教授以漢語新文學視角細數澳門文學二十年來的點滴進展，“澳門回歸以後，文學發表平台和文學出版機制得到健全與發展，澳門文學迅速結束離岸文學和‘寄寓文學’的歷史階段，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sup>③</sup>澳門回歸無疑對澳門文學得以獨立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且澳門文學獨有的風貌與姿態在這二十年間也逐漸擁有了更為穩定的展示機會與平台，澳門經驗與澳門體驗的表達變得更為充分。作為中國近代傳媒的肇始之地，澳門在其文學的“副刊文化心態”中延續了這種與“媒體親緣性”，澳門報紙數量眾多，人均佔有量較大，並且《澳門日報》、《華僑報》等重要報紙均設有固定的文化副刊，以供文學愛好者發表作品，因其開放與包容的個性，文化副刊還成為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共同書寫漢語作品的重要平台。“澳門文學通過這樣的開放平台擁有了與澳門這個開放、包容的城市氣度相稱的格局和魅力，澳門文學因此建立了良好的藝術文化生態”。<sup>④</sup>朱壽桐教授還指出，澳門文學所承載的時代特殊性和歷史經驗是其他地區的文學無法複製的“文化寶藏”，是中國文化版圖中重要又特殊的構成部分。雖然澳門文學不以經典而宏大的作家作品著稱，但它所展現的風景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來自各地的文學愛好者在以漢語為中心，葡語、英語和粵方言口語共同入文的多語種形態中，自由書寫澳門故事，自如表達澳門情緒，形成了細水長流般健康自然的可持續文學生態。

鄭海娟博士梳理了澳門文學所呈現的新面貌和近來發展的新趨向，並認為澳門文學二十年來，豐富和發展自身主要得力於兩大途徑——社團力量和傳媒力量。通過文學社團的組織，讓文學與日常生活的距離彼此靠近；文學作品和相關評論研究又搭載了報紙副刊便利的傳播形式和靈活精悍的篇幅，得以向澳門甚至更廣闊的地區傳遞澳門文學獨有的聲音。鄭海娟博士還認為，澳

① 劉靜瑤、戴瑤琴：《從資料分析看澳門文學研究二十年（1999—2019）》，《文藝報》（北京）2019年12月16日。

② 劉靜瑤、戴瑤琴：《從資料分析看澳門文學研究二十年（1999—2019）》，《文藝報》（北京）2019年12月16日。

③ 朱壽桐：《澳門文學20年發展管窺——澳門經驗和澳門體驗的充分表達》，《光明日報》（北京）2019年12月18日。

④ 朱壽桐：《澳門文學20年發展管窺——澳門經驗和澳門體驗的充分表達》，《光明日報》（北京）2019年12月18日。

門回歸後，隨着各類文學獎評制度的日益完善，澳門文學也在這二十年中，逐漸擺脫了地域文學的限制，開始不斷探索文學的本質意義，走上了屬於自己的路，“澳門作家作品開始注重吸收最新的創作理念，深入關注人類普遍性問題，在形式和主題兩方面深度開掘，彰顯出澳門文學兼具地域性和開放性的特色。以小說為例，澳門新生代小說家近年來尤其關注小說書寫的創新，其中既有對人的生存經驗的格外關注，也有對敘事方式的積極探索。閱讀澳門小說作品，每每會看到其中濃烈的現代意識，以及突破傳統、探索多元表達的嘗試”。<sup>①</sup>《刺客》、《迷魂》等獲獎小說也充分顯示出澳門文學善於從厚重的歷史感與現代都市的時代感並置中講述自己的故事，形成澳門文學的獨特風格。不僅如此，文學批評與研究也隨着研究視野的延伸和研究深度的拓展而更具專業性，為澳門文學的發展進入良性循環奠定基礎，“應該說，回歸後的澳門文學徹底擺脫了先天的寄生性，逐漸成長為島內與島外積極互動，創作與批評齊頭並進的有機體，為澳門文學在未來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持久的動力”。<sup>②</sup>

劉登翰研究員在與曹惠民教授的對談中，將澳門文學的起源、發展直至二十年來的變化和意義一一作出介紹，為讀者呈現出一道“鮮為人知的文學風景”。據介紹，其實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前明遺老曾聚於澳門，開啟了著述吟詠之先河，這比香港文學的起點要早了一二百年，可以算作澳門文學的發生。劉登翰研究員還提到了澳門文化生態的“雞尾酒”現象，“東西方文化雖在澳門相遇，其碰撞和交融卻主要越過澳門，發生在內地……澳門文化的多元性如雞尾酒般五彩斑斕，但深入觀察，不同文化的相對區隔，亦如雞尾酒一樣層次分明，並不互相混和或化合；雖然在其交界處，難免有所錯雜和交融，但並不妨礙各個色塊之間，各佔一定的空間和形成各自的群落”。<sup>③</sup>可見“雞尾酒”的文化背景是對澳門文學特徵來源的一種解釋，在形似“雞尾酒”式的多元文化“懸浮”共生的背景下，澳門文學經歷了漫長的生長期，加之澳門文學的“客居”心態、“寄養”現象均顯露出彼時澳門文學發展的不充分、不完全，也反映了澳門對香港文學園地的依賴和博彩經濟的勢單力薄，因此，文學的不景氣也從側面暴露了整個社會的失衡狀態。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種局面大有改觀，“這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奇跡，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我主編《澳門文學概觀》的1995年，僅只十餘年時間，在這只有五六十萬人口的小城，文學社團如雨後春筍一樣蓬勃湧現，詩、散文、小說、戲劇、電影、評論，幾乎所有文學門類，樣樣不缺，特別是傳統詩詞更是普及，在澳門各個職業中，無論八十老翁，還是中小學生，都有能詩、善詩者。澳門這樣一座小城的文學人口比例，可能超出內地的許多文化大省”。<sup>④</sup>對於澳門文學最為獨特的板塊——土生文學，劉登翰研究員簡要梳理了其發生、發展的線索，這種夾雜着少許粵方言的土生葡語歌謠最早出現於16世紀，進入20世紀40年代，在澳門新文學還是一片空白之際，土生文學已在澳門當地的葡文報刊上嶄露頭角了，到了80年代，土生文學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各種體裁均有優秀的土生文學作品湧現出來，被翻譯成其他語言，被改編成電影、戲劇，突破了偏居一隅的局限，也凸顯出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特殊性和文化親和力。

① 鄭海娟：《澳門文學：呈現出新的面貌和發展趨向》，《文藝報》（北京）2019年12月20日。

② 鄭海娟：《澳門文學：呈現出新的面貌和發展趨向》，《文藝報》（北京）2019年12月20日。

③ 曹惠民、劉登翰：《澳門：鮮為人知的文學風景——對話澳門文學》，2019年12月16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16/c431220-31508747.html>。

④ 曹惠民、劉登翰：《澳門：鮮為人知的文學風景——對話澳門文學》，2019年12月16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16/c431220-31508747.html>。

凌逾教授從更加宏闊的視角梳理了香港、澳門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狀況，時間跨度長達七十年。她指出澳門文化特徵的生成背景，“近500年來，澳門無重大戰爭，中葡基本算和平共處，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要衝，但主體仍是中華文化，媽祖閣與大三巴並置，華人與葡人共處，儒道釋與基督教四方對話”。<sup>①</sup>

中國作家網還特別開設“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專題，匯集了澳門回歸二十周年的相關作品、評論和訪談等一系列內容，回歸祖國後，澳門面臨着新的機遇與挑戰，這也對澳門文化界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期待。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表示，二十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全面推動文化事業發展，大力扶持文化社團，優化澳門的文化生態，發掘和積累澳門文化資源，通過澳門基金會、澳門筆會、《澳門日報》等機構為文學發展搭建平台，啟動文學內在生長力。他還表示，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更應該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文學應在其中發揮首要作用。<sup>②</sup>

## 二、漸入佳境的澳門文學研究

本年度有關澳門文學的研究彰顯出更專業性的姿態，既有對文學史實的宏觀勾勒和實證考據，也有對作家作品進行的微觀探析，雖然體量不大，但均顯示出學界對澳門文學整體情況的瞭解已變得更加深入而純熟。

在澳門新文學的起點上，澳門“雪社”是一個重要關節，鄧駿捷教授通過對“雪社”相關史料進行挖掘和梳理，發現澳門目前所知最早的新詩是由澳門詩人馮秋雪寫於1920年1月的作品《紙鳶》，而1928年3月出版的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第一部新詩合集《綠葉》是目前最早的澳門新詩集，雪堂詩社遂成為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新詩作者群。這一發現不僅是新文學運動在澳門地區傳播影響程度的有力佐證，刷新了以往對於早期新文學運動尚未波及澳門的錯誤認識，還使澳門文學的發展歷史線索更為清晰明朗，還原了澳門文學早期的真實風貌。鄧駿捷教授還分析了這支新文學力量“續航”能力不足的原因，“由於澳門新詩的出現和發展，主要是基於外來的文學影響，而缺乏自身的文學土壤和文學環境，所以雖然出現較早，卻是電光一閃，隨即停頓。因此，從總體發展而言，馮秋雪等人的新詩創作在澳門新文學史上呈現出來的現象，正好說明文學發展的一個規律，即缺乏充足的內部主客觀動因（這裏包括詩人的個人素養和具體的文學環境），外來力量的作用往往只能是短暫而不可持久的”。<sup>③</sup>鄧駿捷教授還深入研究了“雪社”重要成員趙連城、梁彥明及其詩文特色。趙連城作為澳門民國時期著名詩社“雪社”（包括其前身“雪堂詩社”）的主要發起人和召集人馮秋雪的妻子，她的詩詞創作和文學活動以往受到來自個人身份和其丈夫文學成就的“雙重遮蔽”，一旦揭開這種遮蔽，即可發現趙連城不僅為“雪堂”和“雪社”的穩定的日常運行作出了大量的貢獻，是“雪堂”和“雪社”的“堅實支持者、協助者和

① 凌逾：《港澳文學文化及其研究七十年》，《文藝報》（北京）2019年11月29日。

② 王楊：《中國作家網專訪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大灣區是經濟共同體，更是文化共同體，文學應發揮首要作用”》，2019年12月17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17/c431222-31510423.html>。

③ 鄧駿捷：《新文學運動的邊緣迴響——論澳門的早期新詩》，《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9年第5期。

穩定者，而其詩詞又自成面貌，立於‘雪社’眾人之中，可謂毫無愧色”。<sup>①</sup>通過翔實的文獻資料，鄧駿捷教授還將在澳門抗日戰爭時期犧牲的烈士——“澳門華僑殉難之第一人”梁彥明的詩詞進行文獻考據，作為澳門近代的著名詩人、“雪社”的重要成員，梁彥明對澳門文學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這為進一步推進梁彥明詩詞的全面搜集、整理和批評奠定文獻基礎。縱觀鄧駿捷教授的這三篇文章，<sup>②</sup>不僅一次次地還原了澳門文學當時的真實面貌，還進一步拓展了澳門文學研究的深度。

朱壽桐教授呼籲從漢語新文學的視角重新看待澳門文學的學術概念，“澳門文學的絕對主流應該是漢語寫作，而且是新文學創作。應該更多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可統稱為漢語新文學）的歷史和時代格局中審視澳門文學，認知澳門文學的品質與價值”。<sup>③</sup>他認為“建立澳門文學形象”標誌着“澳門文學”這一概念正式地浮出歷史地表，並且“澳門文學”的命名不應受到來自各種因素的過分干擾，“澳門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文化格局，澳門文學也以漢語文學為主流，絕對沒有必要讓漢語寫作與其他語種的寫作平分秋色地共用澳門文學的文化概念和學術概念”。<sup>④</sup>這種擲地有聲的觀點仿佛為澳門潛心發展“澳門文學新樣態”注射了一針強心劑，並認為“僑寓文學”現象是澳門文學一種生成特性，並且始終存在。這種文學上的“僑寓”現象，不僅創造了奇特的離岸文學景觀，還是當時澳門文學發展現狀的真實反映，有趣是的，雖然表述不同，但他所說的“僑寓”現象其實也就是劉登翰曾提及的文學“寄養”現象，即由於澳門本地極度缺乏文學發表園地，致使這裏的文學愛好者只能另闢蹊徑，去別處謀求發表路徑。朱壽桐教授始終強調，澳門文學歷來是漢語文學世界不可或缺的“獨特板塊”，澳門擁有相當健全的文學出版獎勵機制和資助體系，是其他地區無法與之比肩的，加之澳門地區富有生機的“副刊文化心態”，又因長期受到地域、文化和歷史經驗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形成了自由、自如、自然的文學生態。而對於身處在如此厚待文學發展的澳門地區之中的作者，他提醒道，文學寫作與批評既不應該放低對自身的要求，也不應該自我設限，而是要“走出澳門文學概念可能具有的低回暗示，走出誤解中的澳門文學的低門檻和小格局，而勇毅地面對不斷發展中的漢語新文學，信心百倍地為漢語新文學的總體格局作出帶有澳門經驗和地域色彩的貢獻”。<sup>⑤</sup>朱壽桐教授還在《澳門文學與漢語文學的後現代感興》一文中表達了澳門文學尤其是詩歌在創作中呈現出來的漂動感、無定感、懸置感，成為澳門經驗的一種後現代表達風格，肯定了澳門文學的整體意義。雖然澳門獨特的文學經驗困囿於澳門地緣影響力，但是“澳門擁有特別的歷史，其現實情形也非常獨特，生活在澳門的詩人能夠從澳門人生淡淡的現代主義和庸常的後現代主義氛圍中同時體察到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意味，並且以一種雜合的方式加以表現，這在漢語新詩和漢語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具有相當的先鋒意義”。<sup>⑥</sup>2019年朱壽桐教授連續發表的這三篇

① 鄧駿捷：《澳門革命女英雄趙連城詩詞考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2019年第6期。

② 分別是：鄧駿捷：《澳門抗日烈士梁彥明詩集考辨》，《圖書館論壇》（廣州）2020年第7期；鄧駿捷：《澳門革命女英雄趙連城詩詞考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2019年第6期；鄧駿捷：《新文學運動的邊緣迴響——論澳門的早期新詩》，《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9年第5期。

③ 朱壽桐：《澳門文學的傳統與文化格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學版）》（廈門）2019年第4期。

④ 朱壽桐：《澳門文學的傳統與文化格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學版）》（廈門）2019年第4期。

⑤ 朱壽桐：《澳門文學與漢語新文學的理論啟示》，《南方文壇》（南寧）2019年第4期。

⑥ 朱壽桐：《澳門文學與漢語文學的後現代感興》，《社會科學輯刊》（沈陽）2019年第3期。

論文，<sup>①</sup>可謂本年度澳門文學深化研究的典範之作，也示意着澳門文學理應朝着自己本應有的目標與方向，堅定地走自己的路。此外，本年度還有對於澳門土生文學重要作家飛歷奇小說、澳門作家太皮的小說集《神跡》等具體作品的解讀，<sup>②</sup>雖然從文章當中未能見詳述其個中意義，但澳門文學乃至土生文學自帶的文化融合構成了澳門文學獨有的生態，應當受到關注。

### 三、“以小見大”的澳門文學創作

兩年一度的“澳門文學獎”已經順利進行了十二屆，正如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致辭時所言：“澳門文學獎”已經進入了它的第三個十年。本屆獎項增設公開組，規則放開至參賽人士不限國籍及居住地，因此凡符合規定期間在澳門或海內外華文報刊刊發，且以抒寫澳門為主軸內容的散文或短篇小說均可參賽，從中不難看出舉辦方所懷有的極度開放與包容的心態，“一方面繼續鼓勵優秀的本地文學創作，另一方面讓‘澳門文學獎’的品牌效應延伸至其他地區優秀的華文文學作品，期待世界各地的文學家更加關注澳門、更多書寫澳門。謳歌澳門社會文化的奇特和澳門居民的人性光輝”。<sup>③</sup>澳門筆會會長李觀鼎致辭時也表示，“澳門文學獎”自1995年至今已舉辦十二屆，堪稱一樁澳門文化盛事，其意義和作用正在日益彰顯出來。澳門文學獎建構起一個澳門寫作人雲集、文學氛圍濃郁的互動現場，本屆更擴展至全球華人範圍，由此建立作家之間、作家與社會各界和世界各地的聯繫及溝通，確乎產生了廣遠的磁場效應，十分有利於創作個體和澳門文學整體形象自我凝視和反思，從而尋找新的內涵、形式和手段，豐富、光大澳門文學。<sup>④</sup>而從本屆參賽的作家和作品來看，的確做到了讓評閱者刮目相看的程度，“與莫言所說的‘大苦悶、大悲憫、大抱負’隱隱碰出些共鳴。在各種版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幾乎未被提及的澳門文學、澳門敘事，應該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了”。<sup>⑤</sup>冠軍作品《永福圍紀事》是一篇澳門風味十足的作品，情節稱不上不繁瑣，採用的卻是較為克制的“限定性”視角，澳門永福圍鮮活的生活氣息和一草一木曾經清晰地呈現在一個孩童的眼睛裏，然而隨着時間流逝，那些記憶也染上了模糊的光暈，閃爍在澳門的舊時光裏。季軍作品《匿名者們》的故事從兩位偷渡者講起，在異鄉人的眼中，來到澳門意味着漂泊無定的開始，而澳門卻也象徵着新的開始、新的希望。優秀獎作品同樣展現出澳門敘事的風采，《永耀茶餐室》、《無家可歸》、《花面蠻姬》等作品，無論是主題、人物還是場景中，都有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澳門神韻，也顯示出澳門作者在創作上的點滴進步。正如評審者所言：“最令我們心生歡喜的便是這些作家們已然將目光與思考投到了普遍性的苦悶與悲憫上。這是寫作意識上的飛躍，我們澳門的青年作家群體不拘

① 分別是：朱壽桐：《澳門文學的傳統與文化格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學版）》（廈門）2019年第4期；朱壽桐：《澳門文學與漢語新文學的理論啟示》，《南方文壇》（南寧）2019年第4期；朱壽桐：《澳門文學與漢語文學的後現代感興》，《社會科學輯刊》（沈陽）2019年第3期。

② 熊子建：《澳門土生葡人文學中體現的文化交融研究》，《文化創新比較研究》（哈爾濱）2019年第5期。

③ 《澳門文學是澳門文化的寶貴財富 澳門文學獎佳作閃耀》，《文藝報》（北京）2020年2月17日。

④ 《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頒獎禮舉行》，2019年9月24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924/c403994-31369887.html>。

⑤ 龔剛、馬靜一：《澳門敘事與寸進之喜——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得獎作品總評》，《文藝報》（北京）2019年12月20日。

泥於小情小愛，而是向更具普遍意義的人性深處發問，向更為廣袤的集體無意識詰難，他們的身上閃現着社會責任感與文化認同感這些長久以來文人薪火相傳的力量。”<sup>①</sup>

在澳門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有關澳門本土文學作品的批評也陡然增多。張琳《袁紹珊詩文集：明亮的白光》，<sup>②</sup>依次介紹了澳門女作家袁紹珊散文集《拱廊與靈光：澳門的120個美好角落》、詩集《流民之歌》中別緻新穎的作品和其中帶有女性特有的細膩情懷；韓貴東《陸奧雷〈幸福來電〉：“板樟堂”的日與夜》細數本土作家陸奧雷對澳門的“我城”意識，及其多重敘事實驗下的精神原鄉；<sup>③</sup>劉楷祺《〈浮城〉：鄧曉炯的澳門本土敘事》從“對歷史的探索”、“對身份的追尋”、“對未來的期許”解讀作家對“浮城”澳門歷史、當下和未來的三重思考，<sup>④</sup>雖然“浮城”的命名似乎有借題於香港作家西西的痕跡，但澳門敘事經驗裏“漂浮感”和“懸置感”卻也是真實的存在；高瑞晗在《黃文輝〈歷史對話〉：用寫詩與自己對話》一文中對澳門詩人黃文輝的詩集《歷史對話》作出較為全面的評價。《歷史對話》收錄了澳門詩人黃文輝1990年以來的大部分詩作，分為四卷，創作跨度長達三十年，充分展現了作者思想變化的軌跡和心路歷程，在“語詞的密林”中間埋藏了他的澳門都市想像：“第一卷《歷史對話》是對社會和人類命運的反思；第二卷《禁慾者》是詩歌語言的實驗；第三卷《我的愛人》討論愛情；第四卷《我在小島上》書寫關於澳門的一切。他用奇特的想像、大膽的用詞展現出對人生、命運、死亡、愛情、慾望、澳門歷史的思考，詩歌坦誠又憂鬱。”<sup>⑤</sup>王楠《寂然小說集〈有發生過〉：忠實地記錄時代》深入分析了寂然對於日常生活表像下的人性思考：“日常生活不是囿於柴米油鹽的寡淡，它還應該包括科技高速發展由此引發人的生存狀態的分裂，以及物慾時代背景下，消費主體對感官的強烈刺激。在表達世俗生存尷尬境遇時，寂然常常設置開放式的結尾，以此暗示生活也沒有明確的結果。總之，因果律的滲透和開放式的結尾，令作者的敘事立場呈現曖昧不明的狀態，一方面，他想做時代忠實的記錄者，冷靜而客觀的反映現代社會種種痼疾；另一方面，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他終究也無法徹底置身事外袖手旁觀，小說隱含的傳遞了作者身份焦慮的尷尬和兩難。”<sup>⑥</sup>宋永琴《盧傑樺〈拳王阿里〉：“逆風而行”》從現實體驗、生命發掘、宗教救贖、流動的樂章四個層面來評價盧傑樺的詩集《拳王阿里》：“詩集《拳王阿里》，瀰漫着一股堅持、抗爭的力量，正像他熱愛的搖滾樂一樣蘊積着火山般的張力：從迷惘頹廢的低吟，到激情四射的讚歌，從掙不脫枷鎖的悲哀，到‘同唱聖詩’的歡樂，柔情與剛強，徘徊和渴慕、沉迷與釋

① 龔剛、馬靜一：《澳門敘事與寸進之喜——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得獎作品總評》，《文藝報》（北京）2019年12月20日。

② 張琳：《袁紹珊詩文集：明亮的白光》，2019年12月17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17/c404030-31510004.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③ 韓貴東：《陸奧雷〈幸福來電〉：“板樟堂”的日與夜》，2019年12月20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20/c431221-31515821.html>。

④ 劉楷祺：《〈浮城〉：鄧曉炯的澳門本土敘事》，2019年12月17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17/c431221-31510149.html>。

⑤ 高瑞晗：《黃文輝〈歷史對話〉：用寫詩與自己對話》，2019年12月18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18/c404030-31512025.html>。

⑥ 王楠：《寂然小說集〈有發生過〉：忠實地記錄時代》，2019年12月17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17/c404030-3150999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放都隱喻在這豐富多元的世界裏。詩人引領我們拾級而上，超脫沉鬱的現實尋求精神的暢遊和歡歌。”<sup>①</sup>

2019年不乏對於澳門文學創作的關注，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澳門本土作家作品湧入文學研究者的視野，學界亦由此逐漸形成了對澳門文學清晰而一致的認同。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均能體現澳門文學獨特的韻致，其文學創作看似隨心性而成，但深入其中，不難發現這中間潛藏着巨大的能量，正如澳門城市規模雖然不大，但每一寸土地都蘊含着深厚的歷史文化情愫，可謂“小城市”裏的“大文化”，深刻而雋永。

#### 四、如常進行的文學交流

第八屆“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於2019年3月15—24日在澳門舉行，為紀念美國詩人Walt Whitman與Herman Melville誕辰二百周年，葡萄牙作家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ersen、Jorge de Sena以及以土生葡語帕圖亞創作詩歌的澳門土生詩人Jose dos Santos Ferreira（Adé）一百周年誕辰，這一屆文學節首次以詩歌主題形式展開。適逢五四新文學運動一百周年，此次澳門文學節還通過一系列的主題講座、演出、電影和展覽，向魯迅、胡適、朱自清、冰心、林徽因等文學大家致敬。本屆文學節還邀請了吉狄馬加、北島、顏艾琳、宋子江、飲江、陳東東、舒羽、黃梵、盧衛平、娜夜、譚五昌和許赫等來自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多位著名詩人，澳門本地別有天詩社會員邢悅、盧傑樺和黃燕燕，葡語國家的作家包括維德角的José Luis Tavares、葡萄牙的Pedro Laires、莫桑比克的Hirondina Joshua和安哥拉的Eduardo Pacheco亦應邀出席。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澳門滾動傀儡另類劇場上演了其人偶劇本作品《藥》，該劇作改編自魯迅於1919年的小說《藥》，充分體現出傳統文學向其他藝術形式以及大眾媒介跨界轉型的成功經驗。

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筆會、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中華文學基金會合作舉辦的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頒獎禮、“澳門文學叢書”暨《美麗澳門》新書發佈及座談會、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分別於2019年9月23日、24日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會議廳舉行。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吳義勤充分肯定了“澳門文學叢書”的意義，2019年出版的“澳門文學叢書”是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中華文學基金會和澳門基金會合作推出的第四批作品，他表示，“叢書”已經成長為集結澳門文學作品、團結澳門作家、展現澳門文化形象的一個重要平台，成為向全世界講述澳門故事、展現澳門精神的重要窗口。<sup>②</sup>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稱“澳門文學叢書”是與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中華文學基金會合作的一次塑造澳門文學群像的嘗試，希望用十年時間出版一百種，是全面、系統整理出版不同體裁、不同風格的澳門當代文學作品，以此推動澳門文學回歸中國文學大家庭，擴大澳門文學的讀者圈和影響力，並出版“叢書”的精選本《美麗澳門》，作為文學界向澳門特區成立二十周年的獻禮。<sup>③</sup>

① 宋永琴：《盧傑樺〈拳王阿里〉：“逆風而行”》，2019年12月18日，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18/c431225-31512161.html>。

② 《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揭曉 同期發佈“澳門文學書”》，2019年9月28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9-09/28/c\\_1210296036.htm](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9-09/28/c_1210296036.htm)。

③ 《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揭曉 同期發佈“澳門文學書”》，2019年9月28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9-09/28/c\\_1210296036.htm](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9-09/28/c_1210296036.htm)。

2019年11月26日，花城出版社與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共同舉辦“澳門文學史料建設學術研討會暨《澳門文學編年史》編輯工作會”，從澳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歷史角度，探討澳門文學的史料研究及發展。據介紹，《澳門文學編年史》以“先行者”的敏銳視角洞察澳門文學生態全景，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礎上，以編年體例首開澳門文學獨特的研究範式。“《澳門文學編年史》以編年史的體例重新回到澳門文學1920—1984年的現場，以重考據、重實證的‘樸學’精神，立意對文學基底的搜尋、復原、重建，通過對文學史的原始資料的發掘、整理、鉤沉、甄別、對照和臚列，深入剖析澳門文學的歷史進程，逐日記載了澳門文學發展的印跡，構造一個‘用事實說話’的文學史，從而展現澳門文學自身獨特的文學景象、發展規模、速率脈跳和文學生產方式，是迄今為止對澳門文學資料整理和論述最為全面的著作，填補了這一領域學術上及出版上的空白”。<sup>①</sup>

總體看來，本年度的澳門文學研究以豐富的成果和頻繁的文學活動打破了以往的平靜狀態，對於澳門文學、文化界來說，無不值得欣喜，企盼日後的澳門文學發展能夠保持如此勢頭，但也隱隱有些許疑問，熱鬧非凡的現象背後究竟是澳門文學生發力顯著提高的自然流露？還是只因在重要歷史節點背景下“蹭熱點”式的曇花一現，抑或兼而有之？無論如何，我們都希望澳門文學及其研究能夠繼續在適合自身發展的節奏中走得更好，走得更遠。

[責任編輯 陳超敏]

<sup>①</sup> 《澳門文學軌跡拓印：澳門文學史料建設學術研討會暨〈澳門文學編年史〉編輯工作會將在澳門大學舉行》，2019年11月29日，中國詩歌在線，<http://www.zhongguoshige.cn/thread-48692-1-1.html>。